



+ K + satoisno 311

风律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律/十空十, Sataisho 著.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1. 4
ISBN 978-7-5329-3444-7

I. ①风… II. ①空… ②S…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J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1498 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印 刷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8.5 插页/1 千字/150
定 价 20.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不被祝福的少年 不被神所赐福的鬼之少年	1
第二章	白发骑士 从悠远大陆翩然而至的白发骑士	23
第三章	虚假的归宿 冰冷的场所是虚假的归宿	39
第四章	圣风众的使者 带着神风的手信去寻找新的 使者	61
第五章	意外的邂逅 意外邂逅的神秘人与旧识的红发 海盗	85
第六章	奇怪的美少女 娇柔有时是非常有杀伤力的 武器	107
第七章	彼此的隐瞒 隐瞒的是未成句的灰色回忆	133
第八章	血蚀病 踏上寻找解药的旅途	161
第九章	神兽的悲鸣 坠落在历史尘埃中的最后神兽	189
第十章	初雪 大雪漫没了意识的河堤	213
最终章	真实之镜 镜子里折射的是真实的残像	241

1

是风。是神风。

“……母亲，我会死掉吗？”

从久远的亘古吹向万里之外的未来，不作一秒停留，席卷千年以来无人驻足的恩泽之地。

从脚边的土壤吹向遥不可及的彼方，不遗一寸土地，却依然熄不灭安然沉湎的恩泽之火。

是风。是神风。

是关于那足以改变世界的唯一一枚火种的传说。生生世世，代代相传。

“……母亲，他们说我的身体里没有风，所以从出生的那一天起，注定日渐衰弱直至死亡。”

“母亲，我是被风的神明嫌弃了么？”

少年的声音有些干涩，仿佛是未能穿起的珠子，一字一句从喉咙里硬生生地挤了出来，锁着话语的珠子逐个散落一地，敲打在深色的水泥石板上，在简陋又充满霉味的狭小空间里迸出巨大的回响。

母亲停下了手中的针线，用疲惫不堪的笑容望着蜷缩在墙角的少年，“不，清一。你不会死。总有一天，你会找到与你的血液相容的赐风之血。你才是神最宠爱的孩子。”

黑发的少年有些吃力地侧过头，透着幽光的红色瞳孔里渗出丝丝微凉的寒意，身体一个轻靠，年久失修的木板墙随之发出吱吱咯咯即将濒死似的垂死挣扎，和屋里的一切相同，发黑的木板向外弥漫着一股名为绝望的腐败味。

少年弯起左手的指节，在木板上扣出意味不明的声响。

笃笃，笃，笃笃。

沉闷而笨重。

在无聊排遣的伪装下，预兆正安静地悄然绽裂，指尖敲击的刹那，它们被逐个释放。

哗——哗——

来自屋外的声音使少年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是风。

少年有些出神地细细聆听这宛如密语的风声，于是，僵硬的脸庞稍稍被抹上一层柔和的神情。

他缓缓合上眼，沉入了一个漫长的梦境。

那里是一望无际的世界的彼端。

天空是用水色的蓝所染成的一张无边的画布，明亮的色彩似乎没有干透，迟滞地渗进薄薄的白色云絮，两者的轮廓像是被手指轻轻晕开，有些分不清各自模糊的边缘。大地被一袭绿得扎眼的草原毫无缝隙地覆盖住，有如厚重的毛毯恰到好处地平铺其上，一直悠远地延伸至视线所不能触及的未知的领域。

天与地的交界清晰可辨地被划出一道柔软的弧线，但又浑然天成地交织于一起。这里的一切都连接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

忽然是什么令人心悸的声音呼啸而至，仿佛异世界的来者匆忙地打破天地的连接，从缺口处汹涌澎湃地席卷而来，如海啸般吞没了所到之处的每一粒尘埃，挤散了云絮，割裂了草原，夹杂着世界所有的幸与不幸，在天与地之间势不可挡地向前奔腾。这里没有它的容身之所，因为它不需要任何容身之所。

是风。是神风。

不可违又无可违的神风，坚守着时与空诞生之前和名字未知的谁立下的誓约。

直到下一次的相遇。

（“所以，清一，你要相信风。”）

这颗星球为湛蓝的海洋所包裹。

星球的土核在这连成一体的涌动表皮下安然地隐藏起来，有时遥望深不可测的大海甚至怀疑一直所赖以生存的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水球罢了。而人们真正生活延续的地方则是悬于这之上被称为神风之陆的一块块孤立的土地上，它们像是被陨石击溅出的残骸以不同的形状、姿态零星地洒落在云层或上或下的某个空间，仿若有无法看见却结实无比的长线垂挂自天际，将每片土地牢牢拴住。每个国家占据一块神风之陆，彼此之接阻隔着如深渊般难以逾越的空气，抑或将这些不同民族隔开的，其实是人们内心被美称为诸如风俗或是宗教的固执与偏见。

而不那么幸运的清一所在的名为泷的国家的民众，适宜他们的形容词有：落后、混乱、愚蠢，以及被当事人们认定为褒义词的，虔诚。

自己是什么时候来到泷之国的，清一已经有些记不清了。

此时的清一背着母亲站在生活了多年的家门口，他最后一次仔细地打量着这间摇摇欲坠的小木屋，许久才带上门把。门板如同叹息般地发出意味深长的吱嘎声，最终被嘭地合上，门台前的尘土被惊起薄薄的一层，在空中慌乱地飞舞一阵后又小心翼翼地归于原位。

清一默念着，在这里的一切都结束了。

“清一！”远处传来的稚嫩的声音驱散了死气沉沉的气氛。

有些意外地看到真绪一路小跑过来，有些破烂的麻布松垮垮地垂在肩头，反倒是些可爱，脏兮兮的面颊镶着不属于这里的澄澈双眼，是不沾染任何污垢的宝物。就连头顶的阳光也更偏爱这个有着蓬松短发的孩子，镀上金粉的柔软，暖意的笑容习惯性地浮现。

“清一，你要和阿姨一起离开王都吗？”真绪拉着清一的衣角，微撅的小嘴勾出一副不情愿的表情。

清一侧下脑袋，笑意中漾出一色黯淡，原想说将永远地离开这里，可是被扯住衣角的瞬间却感到不舍的枝芽轻触心间。

“谢谢你，真绪。你是唯一来送我的人。”温柔的声音，平静的口气，极力掩饰着回忆淌过的痕迹。

“去那么远的地方不会有事吧？”

清一依旧是淡淡地笑，“差不多该走了。”

不再留恋，背过身，虽然不知道眼前没有终点的路会通向哪里，但不想困在这里了，即使是伤感也要装作毫不在意，否则自己一定会被那个快要哭的脸拴住不前。

“清一，一定要小心啊！”

是风送来身后担忧的叮咛，衣角处所留有的脏脏的手印像脉络般传来温暖的感觉，保存着唯一真实的温度。

——放心吧，我会没事的。

心中默念残留长久的音韵，反复响起。

烈日在眼底随意拓上软绵绵的眩晕，远处的房屋在不断蒸腾的热浪中飞快地融化，左右不定地晃动出水影的线条。清一艰难地迈开步子，确认脚掌恰到好处地踏在了前方的路面上才稳住背上的母亲跨出第二步。余光瞥见两侧的街景被缓缓向后传送，杂草、民房、腐朽的木板，还是杂草，为了赶走脑中嗡嗡作响的疲倦，清一有意无意地辨认着所看到的东西，然而倦意和依然黏附在周围的热气一样，丝毫没有退却，得寸进尺地侵蚀着双脚，像抹上了水泥拖在原地。背着母亲的双臂麻木地失去了知觉，每一丝肌肉都过分紧绷到无法放松，僵持得太久，连用最小的角度来调整姿势都会有触电般的酸痛，错落的神经俨然成了老化的电线，埋在血肉之下却没有生气。

清一努力在嘴里分泌口水，下咽时徒有干涩难忍的灼痛从喉口滚落。

“母亲，你为什么要如此执著于王都？你对‘王’这样的称谓，有什么眷恋吗？”

清一小声地问，生怕惊扰了母亲的梦。

母亲的头歪倒在自己的肩头，一脸安详。

“杀人鬼！杀人鬼！”

“噢噢！是杀人鬼！大家离他远一些！”

跑过的孩童用厌恶的眼神刺痛拥有异常瞳色的清一，尖利的话语如箭矢射伤了所剩无几的忍耐。

“母亲，我这就带你去个安静的、美丽的、开满鲜花的地方。”

如果可以，真想快些离开这个讨厌的地方。

越来越多的声音在体内逐渐崩塌。

“用石头扔他！大家一起赶跑杀人鬼！”

“快滚，滚出这里！”

石子从四处胡乱砸来，连最终的防线也击碎成涟涟屈辱的泪水，反击的话淹没在鼻息的急雨下。

扑通——

痛……

一个踉跄，狼狈地跌倒，下巴、手肘、膝盖滋生出火燎的辛辣，言语的攻击更是肆无忌惮地在伤口处化脓，清一努力地撑起背上的母亲，手中却如何也使不上力。

“杀人鬼要爬起来了！快跑！”

锐利的奚落渐行渐远，钟鸣的余震将身体抽取为空壳，悲伤、委屈、愤怒搅作灰色的团状物在体力耗尽的躯体内无目标地碰撞，那名为厌恶的疼痛攀爬至能够感触的最深处。

——我在厌恶谁？

——这个世界吗？

——不！

——我讨厌的是我自己。

——如果这个世界不要我了。

——那么我还有留在这个世界的必要吗？

好想睡啊，就这样躺下去再也不起来的话，就不用承受痛苦了。好想睡……

身体在一点点下沉，滚烫的地面带着噬人的热量吞没了全部，仿佛是双有力的大手扼住了意识的端口，如同即将燃烧殆尽的残烛，立刻要成为一缕缥缈的青烟……

（“清一！清一！”）

（“清一！一定要小心啊！”）

熟悉的声音，是真绪。

是啊，还有真绪在啊。

于是，在火光近乎熄灭的刹那，一小簇火苗抖动着最后的火焰，重新燃了起来。

“没事的，绝对会没事的。对吧，母亲？”

4

吭噌——吭噌——

看似笨拙的铲子和清一瘦弱的身材显得极不搭调，只是向外铲土也耗费了不少体能，泪水和着褐色的尘土拼命地把无法容纳的情感混进手臂所有的力气。

“绝对，绝对会没事的。”

确认完土坑的深度，用磨得千疮百孔的衣袖擦拭湿漉漉的脸颊，贴附于血肉之上的神经无法再做出可称为情绪的动作，绷紧的皮肤已失去了表达的能力，剩下的只有丝毫不得动弹的心力交瘁。

清一爬出土坑，静静地跪在母亲身边。

“母亲，从今天起你就可以好好地睡了。等你做完那个长长的

梦，醒来之后，就会看见你所向往的美丽的地方。”

清一捏住袖口掸去母亲淡淡笑容上的污垢，现在这张慈祥的脸已完全失去了应有的温度，隔着衣袖从另一端传来的是死一般的寂静。

“啊呀呀，多感人的一幕啊！”

猛地回头，两个黑衣男子兴头正好地鼓掌致意，讽刺的笑露骨到令人想要撕破。

“哦呦，好可怕的小孩。”其中一个故作姿态地挑起眉毛，“背着妈妈的尸体从城区走到这么远的山上来，很有毅力呢。忍不住想要疼爱一把。”

说完，对方一把掀起清一额前的刘海，狠狠地向上拉起。

清一还未来得及反应，强烈的阳光泄洪似的灌进双目，脖颈一阵发麻。

“再加上这张脸，你会很适合的。”另一个端详小会儿，狡诈地说道。

泪腺还未来得及干涩太阳又强行剥离了一层防卫，刺痛了眼球表面，泪水微微渗出覆盖了视线所及，就连呼吸也因突如其来的动作变得不顺畅起来。清一撇撇嘴，一下拍去了男子的手，脚下重心不稳顿时跌坐在地上，大口的空气迫不及待地涌入肺部。他回头瞪了一眼陌生男子，本能地警戒起来。

“啊呀，真是活泼的孩子。你说是吧，0047号？”

某根弦突然似是被人挑动了一下，编号与意味深长的语气，说不出的战栗。仿佛是受了惊的猫，清一咬紧下唇一边死盯着两名黑衣男子，一边向后慢慢退去。他全身耸立着危险的信号，向对手

发出抵御的警告，生怕恐惧的掩饰在下一秒被揭穿。

终于，对方也卸下了虚伪的笑容，神情中流露出利刃似的锋芒，那是瞄准猎物时噬血不已的双眼。清一停顿了几秒，在双方僵持的某个空隙中忽然转身飞奔。

“你以为能跑得了吗？”

——糟糕！

没跑多远，黑衣人中的一名已经赶在了自己的前头，挡住了去路。而身后那个被称为 0047 号的男人也紧随其后，这下真的是腹背受敌了。清一决定只有硬闯。

他敏捷地蹲下身子从地上抓起了一些什么向前方冲去。

“看样子你还真是自不量力。”

就在黑衣人摆出架势准备擒住正面冲来的清一时，清一出人意料地抛出事先抓起的尘土，一个转身绕开对方，继续逃跑。

“我的眼睛，混蛋！”原本以为会是石块之类的小孩子把戏，却措手不及地被摆了一道。

“0047 快追上去，决不能放过这小子！”

因为赤脚的缘故，脚底被棱角突出的石礫割出一道道小小的裂口，山路上烙下混着血迹的锈色脚印，石砾嵌入伤口的痛感直捣心脏。

“啊！”

清一冷不防地被打中了小腿，跌倒之后又顺势向前滚了几个跟头。

“倒是跑得挺快啊！”0047 号已经追了上来，一边说着一边又往伤痕累累的清一背上不留情地踹了一脚，戏谑的笑意中分明闪过

凶狠的意图。

“咳咳！”

是血的味道，又咸又腥。清一的五指竭力扣住地面以抓取最后一份力量缓缓向前爬行，恐惧从胃底一波接一波地向外翻涌，胃酸混着口水和黏稠的血浆一并从口中流出。

“都这样了，还想跑，让你尝尝什么叫痛的滋味！”被清一袭击的黑衣人骂骂咧咧地紧随而来，朝清一头部又是一脚。

“没用的渣子，被我们捡回去说不定还能活久一点，否则你只能在这里像垃圾一样地腐烂下去！”

脸上身上是暴雨般的拳打脚踢，疼痛不已。从炙热到麻木，缺失感强行突破了意识防线，身上的部件似乎被人一个个轻易地取走，已经渐渐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了。自己是变成了一团烂肉吗？在不认识的人的脚下滚来滚去，连抵抗都做不到。

就这样过了好久，连天色也沉沉地垂下幕布，厚重的质量几乎要压垮脆弱的苍穹，那仿佛薄壳笼罩的天际在某处开始破裂。清一感到自己被人腾空扛起后又反甩在了背上。他使劲睁开肿胀的眼，厚厚的黑血浆乘势淌入了眼角，什么也看不清。在颠簸的视线中，只能隐约感到前方的天空里有火光一般在燃烧的土地，像是夜幕中璀璨的焰之宝石，散发着不可一世的傲人光芒。它吸引着迷途的旅人，把孤独的灵魂燃烧殆尽。

清一知道，那是潇的土地，富饶而美丽的国家。紧紧相邻的两个国家，飒的夜晚是连惨淡的月光也无法捕捉到的黑暗，而潇则是令太阳都会被灼伤的华丽夜空。

如果我生活在潇，是不是就能逃脱命运呢？

意识如抛入湖底的石块，越沉越深。清一流下了眼泪，不知是疼痛还是什么。

然而始终有一层朦胧的雾气遮在自己与那片如烈火般燃烧的土地之间，遥不可及。

好想好想被那股热烈的火光包围，在满辉煌的土地上，是不是所有孩子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好想在那片光团中就这样睡去……

5

“8475 号。”

“8475 号。”

播音喇叭像个呆板又装腔作势的小丑传来沉闷的声音，摸索不到情感起伏的波动，使人怀疑那一头是否存在尚有生命的人。

“8475 号，请出场。”

哗啦。

突然泼下的冷水惊醒了原本还昏迷着的清一。他用手肘勉强撑起半身，酸痛顿时泄洪般从关节处一涌而出，冲尽了神经末端的感知，脑袋里空空如也。

“8475 号，叫你呢！”

站着的凶悍男子一脚踢了上来，脊背针扎似的痛。

“8475……号？”清一不自觉地重复了一遍，恍惚中呢喃的数字是施了某种咒术，带着俘获人心的暗示，令喉咙干燥不已。清一大概是明白了什么，在自己的手臂上已经多了一个丑陋的烙

印——8475。

他向周围扫视了一圈。

掉漆的冰冷铁栅，死寂的水泥石墙，还有和自己一样邈邈且筋疲力尽的小孩子们，他们写满恐惧与怨恨的瞳孔正用一种送葬时的目光射向自己。

“你在磨蹭什么啊！”

凶悍的男子不由分说地拽起清一瘦弱的胳膊，连拖带拉地离开了牢房，随后进入了一条长长的地道，两侧同样是塞满小孩的牢房。

这里就好像是在贪婪而湿漉的蛇腹中，不安的因素在墙角下暗自蔓延，不知不觉中危险的藤脉已遍布四处，它们结出的阴郁孢子正消化着每个人的意志，那些深陷而呆滞的眼窝里寄生着绝望的虫卵，孵化的声音在一点点扩散。

穿过漫长的走道，人潮的喊叫铺天盖地地推搡进耳中。抓住清一的大手如同甩开小虫子般轻易地把他抛了出去，伴着咚当的声响，金属制的器物被一同扔在了身旁，是一把凹凸不平早已进入暮年的铁剑，锈迹与血污隐约透露着它曾经的战绩。

清一依旧困在不够清醒的神志中，沿着视线展开的方向是开阔的圆形竞技场，雕饰着图腾的石块砌成了包围中心的环状看台，那上面坐着蝼蚁群一样的庞大人群众，自己是如此渺小地置身其中。他们身着华丽光鲜、镶有宝石的上等衣料，在大吊顶灯的映照下折射出妖冶、炫动的暧昧光芒。扭动着的人们戴着苍白的假面，是上帝把这些面具的弧线制作得如此精良准确，赋予了他们同样的面孔，优雅而冷酷。但是，面具下的又是怎样的嘴脸，毫不节制的叫